

99214

5170
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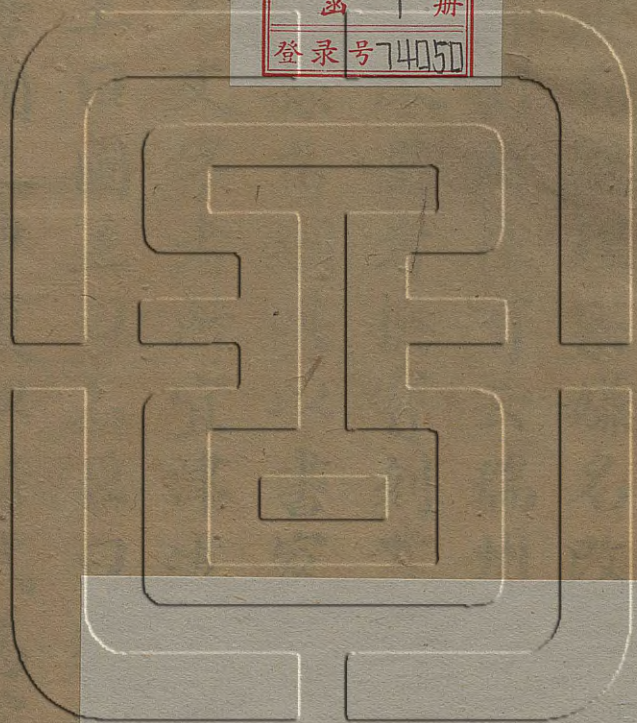
墨妙亭箸錄

田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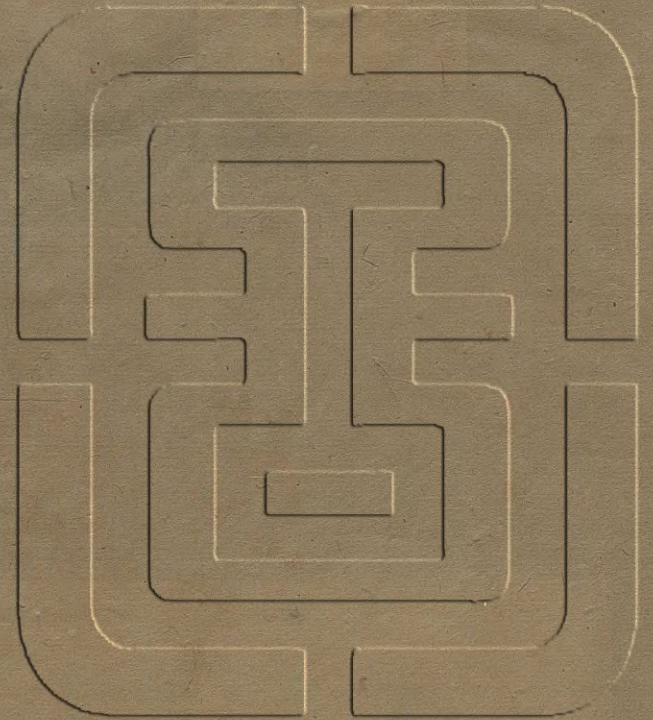
書	
号	
函	册
登录号	74050



寶刻類編序

錢大昕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為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為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為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為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為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同要皆攷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為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為憾然世間更無它本



矣
郭允伯金石序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醜鑄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且拙者雖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者刻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獸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審而援引經史亦疊疊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

分隸與蓋屋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浙中屬予題其端云特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弄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為予言之亟叩主人啟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
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

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
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為次并記撰人書姓名俾
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
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稟中答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
相鈔借之約今檢園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
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願弇州園書畫不五
十年盡歸它姓而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
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惟都揚
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馬輩道
聽涂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竝傳葦舟
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審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
終湮沒則予與芭堂不無助焉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菑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
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
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
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
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為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
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
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
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
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
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
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

漢養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
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
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槩嘗撰京兆金石
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揆其體
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
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
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
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
常恨見聞淺尠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
補藏棄之闕則是編為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卽一道
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
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
書於是畢秋帆尚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
皆蒼萃翠墨次第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
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
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
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劔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
就一方未咳全省是誠藝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
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
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為搜索其明年冬
畢尚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

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
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
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彙南來
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 卷寓簡於大昕俾
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
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踳謫唯吉金樂石流轉人
間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
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
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
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
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
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

二記著錄塵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
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
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
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
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
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
如指諸掌既博且精非必僂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擬
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輶
軒采風之誼剗剗既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為一書大昕
雖病廢尚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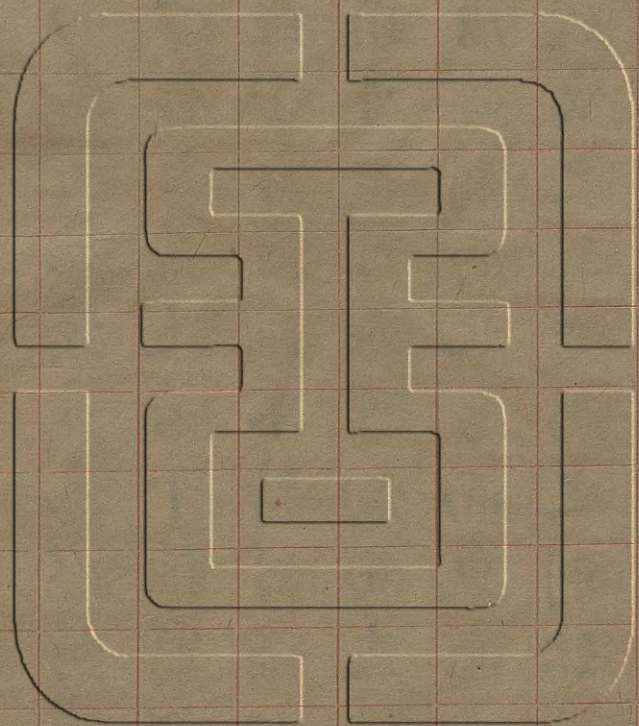
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為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為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性名著之金石將為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尚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鄴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於宋元刻時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

朱學士竹君李郡丞南澗三四人耳子進為侍讀之長子孺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既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為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推搨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亾善之善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為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寶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間巋然無恙使裔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繫艇訪碑圖記

張鑑

金石之學至今時而極盛要其歸不過祖宋歐趙洪三家之緒踵事而增華余若青浦王氏則總千古而列之其失也雜陽湖孫氏則包海澨而舉之其失也疎曩在武林值蘭泉司馬寇主講敷文走謁之得識姜怡亭陶鳧香錢同人諸君皆司寇引以脩萃編者其後交同人得纂修崖略則非一手所成故中有牴牾處莫可掩也已而分纂鹽法志與同年邵子華同局子華係二雲學士子能世其家學為余言學士在四庫館時曾續修三通禮部檄取天下金石文搨以繼夾漈十略之後其檔案具在當日文苑不能盡讀也因鈔其錄目以歸即今淵如觀察訪碑錄之藍本余每麓以歷所遊之地其罍



漏多矣然則後之成書者宜有以自處矣道光庚子楓
涇程子蘭川遣介持書幣丐畫繫艇訪碑圖并索為記
王微病善以紓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
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
地則踈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襍亦無自以入昔明
之季陝有郭嗣伯者著金石史其標致精矣又有蓋屋
趙子函尤善搜剔著石墨鐫華其訪古游記載親入中
南九峻及城南諸勝皆贏糧束馬披榛芴躡荒僻不憚
椎鑿而得之故能駕弇州南濠而上卽嗣伯醴泉銘涼
國公主碑率引以為證知其言之不妄也今南方旣與
關中殊趣彼便於輪蹠者以陸也若秀州環境無一山
則舟楫必侈或曰用舟楫其視陸宜易乎予曰是又不

然西北土燥故碑材不泐昭陵石馬陪葬衣冠電布星
羅一企卽獲稽趙氏所記不踰月而徧中古刻十得八
九如東南列郡土溽民稠破冢神林歲匿甚固非鈎深
致遠往往放失難以網羅此則舟楫之為用實利濟焉
或孤篷獨往或結綬徐行野廡花邨江城水郭檀槌易
狎紙墨可商露纂雪鈔煙餐波宿過時不害嘗讀王復
齋鍾鼎款識其摹拓洵不失銖黍然不若劉原甫之記
先秦古器并其形象而圖之也洪氏隸續貌漢碣之穿
額畫武之物像美矣又何如牛運震金石圖每得一碑
截歸尺幅必具小石如燈影蘭亭縮入玉枕是故沙蝕
苔斑龜趺螭首靡不曲肖此又墨刻之別例竹素之新
規余畫不足存惜孱老不克襍被都籃作浮家汎宅相

從於百城煙水以圖寫其萬一聞褚峻之風不禁神往
又奚踈雜之足虞乎

墨妙亭碑目攷序

古人一事輒為無窮之慮恐竹素之易盡也則假金石
以繇之及金石之敝又轉而取償於竹素然則雲烟世
變吾又奚能測其所止耶宋時高郵孫公之刺吳興也
聚郡內石刻積於墨妙亭中意非不善迄今僅七百載
而石與榻本存者絕少鑑以聞見所及疏而出之有鄭
氏芷畦所未見者然亦十纔得其六七爾異日者苟有
能發府治之沮洳而復樹之則斯錄之佚者存缺者補
邑之幸非即此書之幸歟庚辰二月識於吳門旅次

金石萃編序

宋歐趙以來為金石之學者眾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
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
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叅稽會萃覈其異
同而審其詳略自非輟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
瓌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
子咸重之歐趙所採止於五代後之著錄者取以為法
焉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跂作序之
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歷五百
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例斤斤以五代為斷明矣
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載
者有所弗詳重者有未削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

可置而不錄與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攷證焉
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為然而明都氏穆近時
吳氏玉搢等繼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而不
載都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者頗
以為憾焉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
石朋好所羸無不丐也蠻陬海溼度可致無不索也兩
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興桓而北以
至往來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
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簾於京師往
往為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携以行閒有失者失
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
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

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瓌偉怪麗之文
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
詳略無以叅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
取而甄錄之缺其漫漶彫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間見於
他書則為旁注以記其全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
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
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
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建初
慮僂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卷而
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刪其
繁複悉著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見各
為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之為

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挲叅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為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於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覩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為田父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為我續之已矣嘉慶十年仲秋青浦王昶書時年八十有二

沈霞西越中金石廣記序

遐古文字勒金石於越者如宛委之簡禹穴之碣芒芴不可稽秦碑漢刻留傳已罕得殘石贖甃者往往若獲異寶焉志金石宜莫先乎越中舊未聞有專書著錄惟嘉泰會稽志列碑刻一門乾隆紹興志標金石一類至嘉慶初儀真宮師以金石之學提倡東南於是好古之士徵求寢博山陰杜氏禾子遂輯越中金石記一時搜巖剔壑鑿壁發笥沈子霞西實左右之而遺文故蹟為前記所略者裒積自成一編名越中金石廣記云自先秦兩漢以來其著者多著於杜記矣其晦於古者即杜記亦無可徵矣霞西所徵蓋權輿六朝近隸宋元大都出之僧廬道院與墟墓之際或佚其地而存其文或地

變其名而文存其故雖不盡闕寰區治道之大而麻代
風尚之所繫懿言善行之所垂用以擴見聞資攷訂皆
有取焉豈曰小補之哉霞西隱書肆數十年博覽經籍
昔嘗助纂劉子書有功儒門頃沈牧莊輯會邑志於藝
文金石獨以任君古所稱頭童齒豁之儒能抱殘守闕
者微斯人誰與歸其書固越之文也其人實越之獻也
後之覽者其寶諸越峴宗稷辰序

杜評文獻兩言榮于華袞霞西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校刊輿地碑記目序錄 己丑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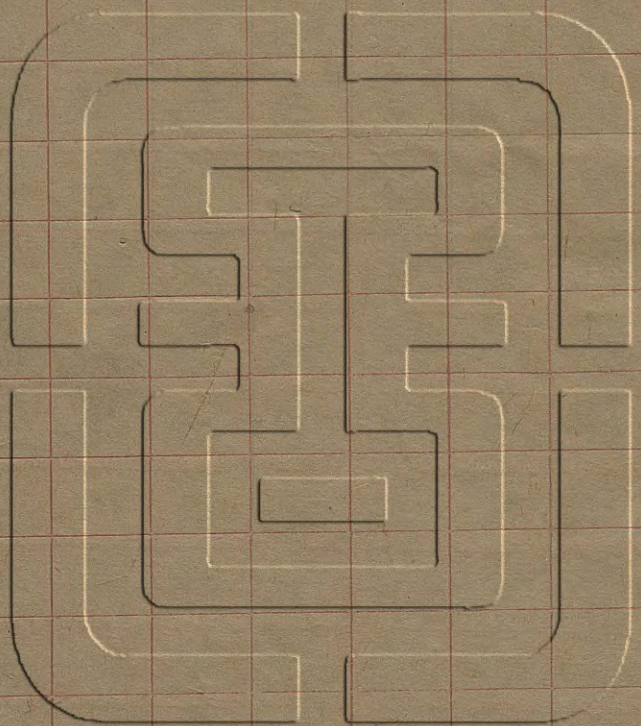
顧千里

輿地碑記目四卷取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十二門之曰
碑記者而為之嘉定錢少詹云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
時金石家者也予案象之所言碑記各為一事碑指石
刻記指志書而鈔出則意重在碑特未析去其記而已
明刻不多見予嘗得孫淵翁趙晉齋兩家寫本又據殘
闕紀勝原書就所存之卷逐一讎校乃始補其脫者若
干行正其誤者幾不勝枚數於是粗有條理可用省讀
矣金陵車君秋舫因從予傳其副復約其邑中陳君雪
峰舉而刊之二君皆處寒素而能篤嗜古蹟遊歷所至
必有椎拓若值同癖不吝分餉今復流布此書欲為海
內搜奇訪異者作道夫先路之助誠可謂大雅不羣與

人為善者也亟從史其成而為之序且今者紀勝闕卷卅有一好事每惜其未由補全孰知求之此書則卅一卷之碑記唯荆湖南路之潭州成都府路之彭州綿州漢州邛州黎州利西路之天水軍俄空其七耳其餘尚多無恙者皆原書之墜簡也豈徒有裨於金石家哉予輒兼取兩書參互考訂別定二百卷之日撰錄一通著厥存否并列於左冀諗知者蓋云以二君之為亦有樂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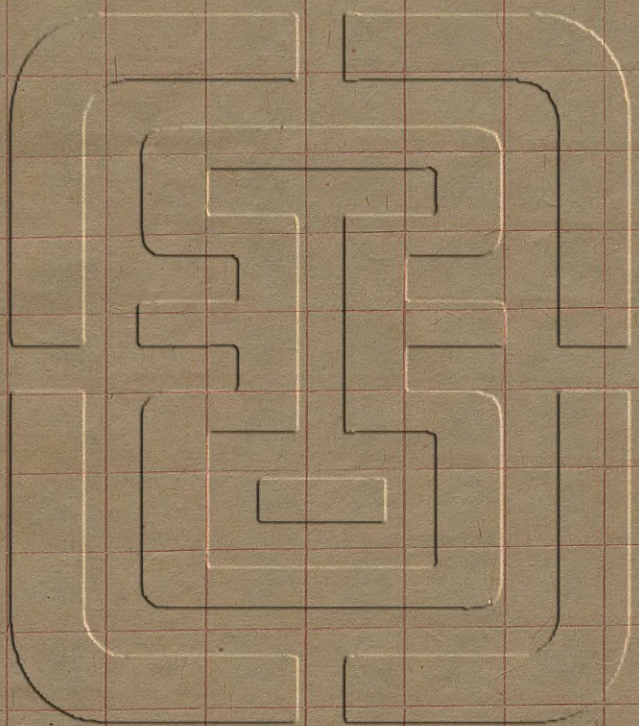
右碑記中亦闕者七疑明人編此書時已未見其全也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鏤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似仍係完帙不審尚在世間否耳今所據但鈔本闕卷之外復多闕葉如

楚州濠州興元府及永興軍之下半碑記均籍此書而僅存愈徵其有益者非尠矣其一百三十五興化軍錢少詹未見而云闕卅二卷鈔本有之故今不在所數焉



漢隸字源序

漢隸字源六帙樵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
意甚勇其考蹟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
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錄者三百有九起
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卅而
一光和骨立開元鼎肩點畫之鑪錘法度之突奧假借
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
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耽癖弗懈嘗區
別為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
書不成以為蠹竭目力於摹寫至難審旦而求之字
字而做之雖衆史堵廡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
弗就使獲覩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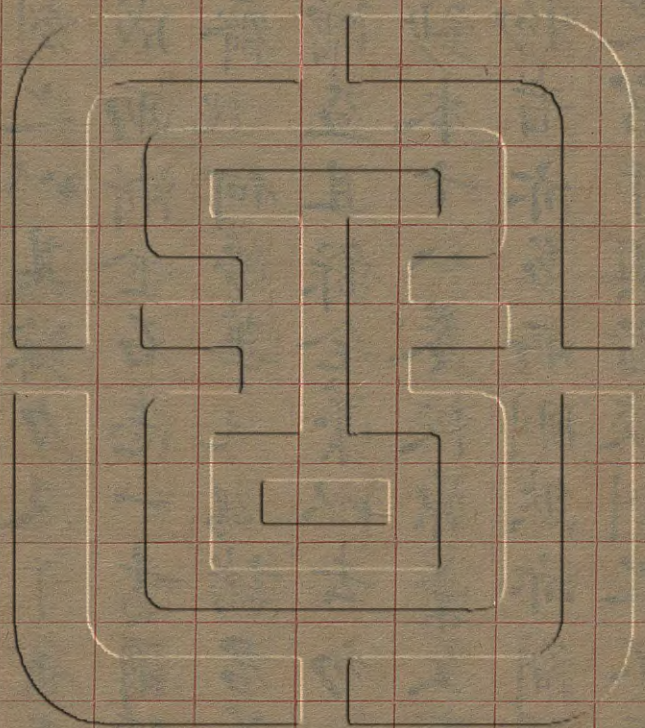


而同正應憊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
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於
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朱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
室中廝輿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
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發沂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
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弁與康
瓠等予頃備侍從承清閑於燕閒宣召聲光且不辭費
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叙以自釋云
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廬序

兩浙金石志序

余在浙久游浙之名山大川殆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
成兩浙輜軒錄刻之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脩
護成防護錄刻之以其餘力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搨頗
窮幽遠又勒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
者則有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子許周生兵部宗
彥亦多考訂增益且錄全藁以去勿二十餘年矣道光
四年輿中有鈔本十八卷校原藁文有所刪鐘鼎錢印
之不定屬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簡明可喜李鐵橋廉
訪澧率浙人之官于輿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今而
後藏板於浙印書通行使古金石自會稽秦刻以下訖
于元末皆著于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夏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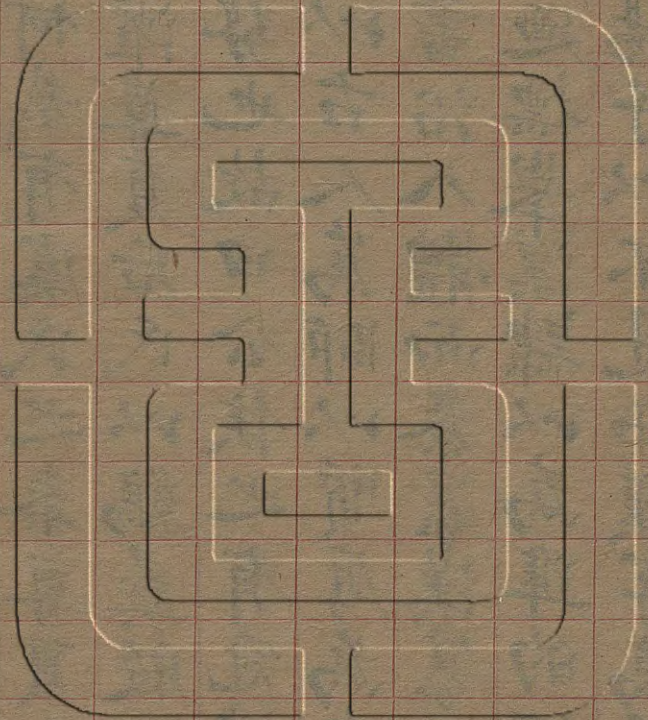
望日阮元書于嶺南節院之定靜堂



兩漢金石記

柳子厚論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惟書亦然夫東漢之文音情藻采過於西漢而柳子獨以壯麗推西漢何哉有虞氏之秦尊夏后氏之山壘殷之著周之犧象灌尊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由質而文固其勢也故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黃山谷亦云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蓋許枅重為說文解字源六書沿八體而秦篆漢篆區以別矣逮洪文惠作洵喜篇廼標舉漢隸以為準的何其顯也漢刻存者希矣然歐陽子以不見西漢字為恨而今所存金石刻已廿餘種又竊自幸也夫徵文考事以時為紀茲所編錄或以地或以事類惟以目所親見為据不復能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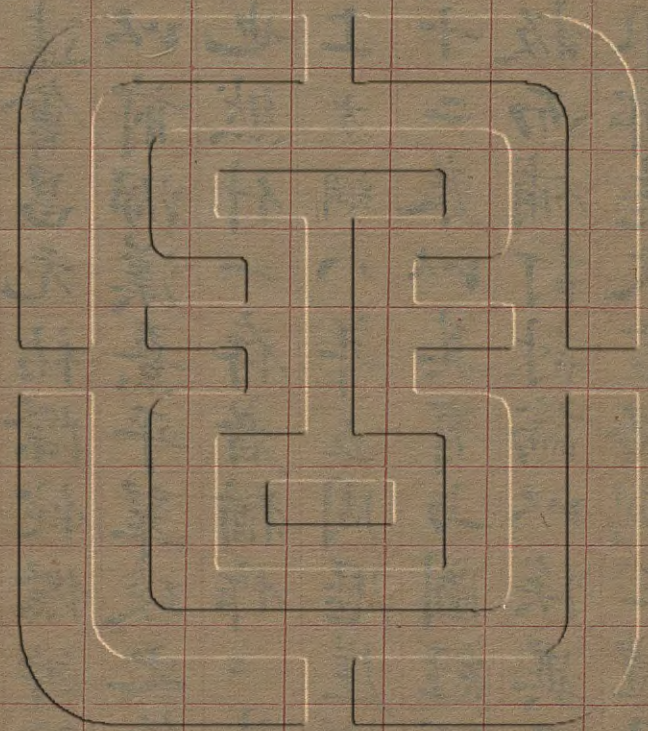
年次矣故貫系季月為條敘於書首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秋七月朔大興翁方綱



粵東金石略自序

世多稱集古自歐陽子然碑集之作始於陳懿謝莊述
矣而梁時書目已有廣州刺史碑十二卷惡得以服嶺
以南限哉爰逮會昌元祐際佗儼竝昭幽聽遙思或軼
弗盡章而唐以前源漢熹平翠琰之氣沙水汨之每對
海瀾而遐睎也然什一存者猶作二其芒出丹砂水銀
南金大貝之上方綱八年五周歷崖捫蘇剔所得蓋五
百餘種錄為十二卷以其有與圖經可互証者故於受
代之頃鋟諸板而補訂討論以俟異日若周憬功勳銘
收于洪氏輒取鄭志文言略例三禮目錄之義書之其
文雖具而弗備書則世所共見也又如某段某行幾字
正與艸迳寸尺之類或先有拓本已而蠹且失弗追記

矣蓋八年之中而拓本已盡且失如此其惡得不著
乾隆三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二日大興翁方綱



平津讀碑記序

臨海洪君筠軒以所著讀碑記八卷示予讀之歎其勤
且博近日錢詹事金石跋尾用意之精庶其匹矣王司
寇金石萃編雖廣撫而精密或不逮此也夫金石之足
證經史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記
載楮柱曷可勝原惟當論其大者而已有如唐溫彥博
史稱其褊急好爭論是非而碑特著其宏量不與人爭
其相反乃若是岑江陵固不應作諛墓文此當表出之
以資論世者金石文固不專以書論然若秦繹山碑魏
受禪碑實以備篆隸體身唐昇仙太子碑以其陰銜名
出薛鍾二家手蹟而存之不則仆而毀之可也若職官
之除授歲月之前後其實有關係者著之可也其他偶

有錯互者不能枚舉吾安能為此費日損功耶至唐文
宗大和且据石刻以證板本作太之訛遼道宗壽昌据
石刻以證史作壽隆之訛又如漢禮器碑闕里聖母姓
并官氏以證姓氏書宋泰山碑尊賢下武以證補大雅
傳說此書不載宋以後碑姑略撮言之諸如此類則亟宜表出之耳不然豈有
傳注箋疏之不治而日斲焉從事於拓本者哉近日
輯錄金石者多矣未有若洪君用心之精密者故於此
略及之

一 嘉慶癸酉春三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

昔歐陽文忠訂集古錄於漢華山廟碑集靈宮曰他書
皆不見惟見此碑浚儀王深寧尚書始援漢地理志補
證之

國朝閣徵君輩遂有蓋代文人無過歐陽公學殖之陋
亦無過公之誦甚矣考訂金石之難也筠軒此冊雖僅
伯淵一家之藏然海內流傳碑刻略備攷經證史瞻博
簡覈拾遺補罅無少疎漏翁覃谿閣學言其用心精密
無過於此吾知此書出不復為後之批尾家吹求彈射
是則筠軒所自信也夫嘉慶丙子二月八日雨中跋於
羊城臬署之吾未信齋靜樂李鑾宣金石文字之學歐
趙以來至
國朝而大盛亭林竹垞揚鏗於前嘉定青浦接響於後

考經訂史剖析六書旁通二氏美矣富矣吾友淵如觀
察尤好是學收藏最夥筠軒在幕中久著平津讀碑記
八卷考據明審於唐代地理尤多所得駸_二乎與諸前
輩方駕矣宗彥素未研心碑刻近來稍涉兩唐書之學
每遇事蹟外午輒思得碑刻以證之讀筠軒此書多所
開悟因題數語於冊首而歸之嘉慶壬申洛佛日德清
許宗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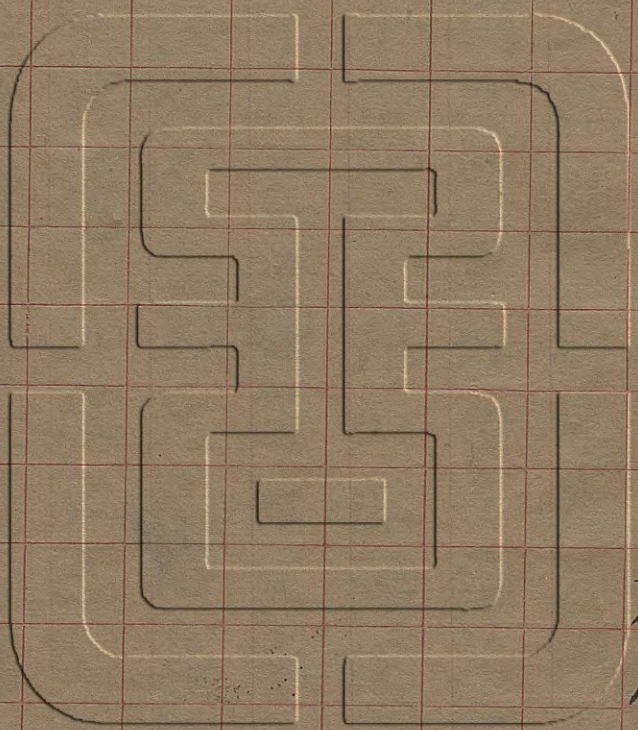
淵如師喜金石文字生平遊歷所至搜訪無虛日德州
平津館所藏碑自周秦至唐末五代凡廿餘匣庚午冬
頤煊始取而讀之見諸君題跋未盡間有所獲輒錄於
左方積成八卷題曰平津讀碑記示所從得也昔家文
惠公嘗假石邦哲王順伯兩家之碑撰隸釋隸續流傳
至今頤煊少賤不能備金石之藏游幕平津始得盡見
海內所有之碑雖才遠不及文惠所遇殆或過之夫世
之所貴乎金石者以其足取證經史也聖賢經傳微言
奧義典籍散亡徃_二得自學士之摛詞家狀之續述至
國家易代脩史或采自傳聞或成于衆手殘舛譌闕勢
不能免尤不若金石之出于當時為可據其他如六書
之通轉文體之宗尚皆可於是窺其厓略此其學所以

日積而日昌也今世之為是學者有錢少詹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翁閣學兩漢金石記阮中丞山左金石志王
少寇金石萃編武大令授堂金石跋皆海內尊向頤煊
獲讀是碑復得從諸君後以商榷其是非則亦可以自
喜也已嘉慶十六年太歲在未八月十四日臨海洪頤
煊題于濟寧舟次

常山貞石志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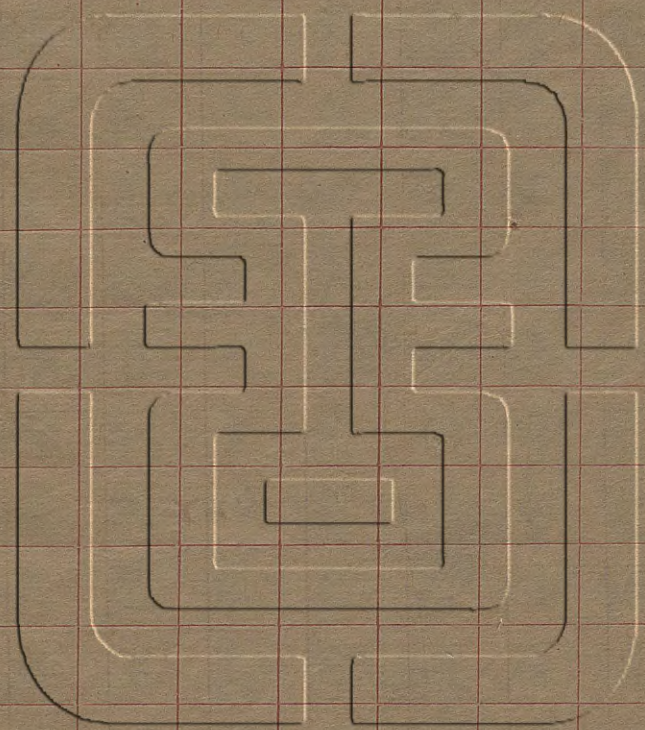
自闕駟十三州志據柏人城西門碑以為舜納於大麓
之迹而酈道元撰水經注魏收撰地形志以及元和郡
縣圖誌太平寰宇記諸書往往以古碑碣證今地名是
金石之學實與輿地相表裡宋景定建康志列有石刻
一門咸瀋臨安志亦載歷代碑刻目乃後來方志家率
不攷及金石以致勒銘丌迹待訪無徵於是嗜古振竒
之士不憚捫蘿剝蘚搜剔於敲火礪角之餘拓其遺文
證以墜簡別成一書以補志乘之未備此弇山制府闕
中中州儀真相國師山左兩洲諸金石志所由作也真
定古河朔大郡漢唐以來穹碑巨幢林立不少殘珉斷
璧亦時二出土余治郡二十閱月訪獲古碑二百五十

餘種上自蒼姬下至蒙韃其中為前人所未著錄海內
金石家所未經見者大抵十之五六每於簿書堆中羅
列經籍鉤擿參稽撰為跋尾量移後復以打奉自隨又
有武進湯子厚上舍璣任邳邊袖石明經治禮助余攷
覽而南樂段筠坡布衣錫田以篆隸諸體摹寫全文錢
唐張子真茂才復如臯宗少雲上舍金枝則任校讐之
役凡積精五六年成書二十四卷其餘小學經學史學
皆足以稽謬同異是正准別不至但評詞章之美惡點
畫波磔之工拙如王光祿所唾去爾也夫畿輔地方數
千里為路者四為郡者十為直隸州者六龜趺螭首屹
峙於山顛水涯者所在皆有倘一二窮搜響搨蒼萃而
甄錄之奚啻什百倍蓰於是顧余官守所局限於一隅
雖有採緝之勤終懼星漏之誚有志而未之逮姑以是
編為嚆矢焉道光二十有二年歲在橫艾攝提格招搖
指午匏廬主人沈濤序于洺州郡解之愛古軒



金石萃編跋

侗世父詹事公博通經史尤愛蒐羅金石文字少與青
浦少司寇王述庵先生同學長而同登進士第凡讀書
疑義無不相與參互攷訂免為名山不朽之業司寇與
世父嗜好既同敷歷中外四十餘年足跡幾遍天下所
至輒喜訪求金薤遺文雖山陬海澨窮幽極險悉能摹
而致之故兩家所蓄亦相等世父中年解紱得以從容
稽攷先後刻潛研堂金石跋尾四集頗為藝林愛重而
司寇亦據生平所得宗歐陽文忠公遺旨繫以跋語繼
欲仿洪文惠公隸釋隸續之例寫錄全文綴以前人論
議一訓釋而證明之葺為專書用示後學卒以吏牘
旁迂未之成也歸田後屢主書院講席又以事往返京



師者再亦無暇悉心撰次迨嘉慶壬戌春却軌家居乃
畫出篋笥所藏拓本自三代迄遼金幾一千通重整舊
稿刪其繁蕪補其漏失以侗侍世父年久稍習歐趙以
來諸家之書招致三泖里第畀以編校之役因偕仁和
朱先生文藻同堂商榷司寇摠為詳定凡三易稿五易
寒暑始竣事而後付之梓人蓋其體大思精海涵地負
集衆說之異同正史文之譌缺實為嚮來金石家所未
有而侗等得以皮傅淺學廁名簡末誠厚幸矣所可慨
者是書至今年冬剞劂甫竟而世父先於去冬辭世未
由一見其成此則司寇不能無伯牙絕絃之感而侗之
所為退而泣然者已時乙丑十一月門下士嘉定錢侗
敬識

憶自乾隆壬寅之夏少司寇述庵先生方丁內艱里居
適浙中大吏重修西湖志請先生總其成館寓湖上就
莊友人項君金門為先生問字弟子談讌閒齒及文藻
姓名遂詣就莊晉謁獎許過當旋俾文藻與分纂之列
每執卷商榷之餘輒論讀書稽古壽文格律從源泝
流皆切要實學逾年先生奉

恩命起復直隸臬使道移閩中公事之暇蒐訪金石書
來致屬謂文藻館武林所交皆藏書家凡山經地志說
部文集有涉金石題跋悉為採錄以資考證因隨見隨
鈔每積數百條即附陝客緘致迨先生移節滇南道遠
而止癸丑歲先生以少司寇請假暫歸文藻適有濟寧
之行紆棹謁先生于三泖漁莊把酒話別于清華閣款

洽甚摯是冬先生假滿入都甲寅春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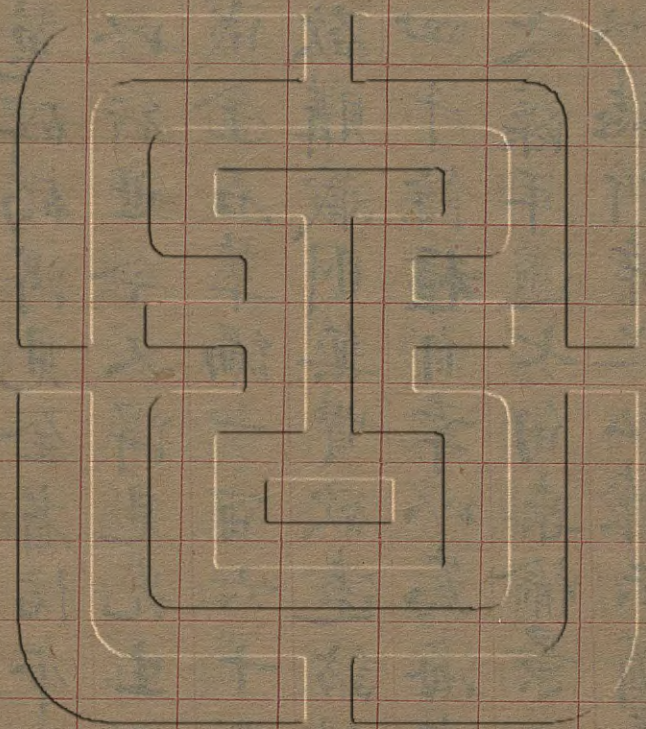
恩予告歸里棹經任城時文藻尚留黃小松司馬署中
獲侍杖屨至州學摩厯漢碑留連竟日互相唱和而別
先生嗣是林泉清暇發篋陳編取所錄金石摹文詳加
考訂閱數年而次第成編嘉慶辛酉歲主講武林敷文
書院文藻候開出示所定初稿百餘鉅冊尚須刪汰訂
定招文藻襄其役是夏即携具山齋與嘉定錢君同人
共晨夕明年春先生辭講席歸漁莊仍令文藻與錢君
供其事旋付梓人校寫校刊迄于今始竣蓋文藻之常
得親炙先生言論丰采者五年于茲矣竊幸文藻畢生
能窺金石之美富殆有天焉先是客京師寓大學士韓
城王父端公邸第值文端充續西清古鑑館總裁得見

內府儲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餘種後客任城小松
司馬署得見濟寧一州古今碑拓數百種遂手自摹錄
咸濟寧金石志繼客濟南赴阮中丞芸臺先生之招時
視學山左遍蒐碑碣得見全省拓本千數百種贊成山
左金石志刻以行世今又得見先生所藏寰宇碑摹幾
一千餘種刻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夫拘墟寒士雖
有金石之好欲購藏則無賞欲遠訪則無事茲文藻前
後所見多至四千餘種自幸以為海內嗜古之士企及
此者亦難矣文藻年逾七旬棄榆景迫快覩鉅編之成
爰詳敘顛末以誌忻幸之私懷云爾嘉慶乙丑秋仲仁
和朱文藻跋

濟南金石志序

山左金石自北平翁覃谿學士眭學茲土始輯兩漢金石記好古之士漸知向方厥後孫淵如觀察黃小松司馬來者接踵曲阜顏運生司馬桂未谷大令滋陽牛階平大令褚千峰居士俱各著書竝行於世至儀徵阮芸臺相國提學來東始集其成作山左金石志自漢至元吉金樂石粲然大備嗣是崇川馮晏海明經好博古學編金石索十有二卷引經證史撰述彬彬二列于大雅顧志名山左不專一郡索遠略近不記後人蓋擘圖注篆博古之書考獻徵文志乘之例博古之書斷自前代志乘之例歸美

奉朝此馮集軒大令濟南金石志與其兄金石索之刻



體例不同視昔人金石之書所為別指也集軒與余幼
而同學長而同年居則同志仕則同道跡其生平始罕
滋陽繼長曲阜假官滕令權牧膠州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收二稱善遭家多難夢儀抱痛吹堽無人棄官來游
著書歷下束帛交聘輯志濟南輿地之書哀然成帙惟
金石四卷或因其繁別錄刊行昔偃師武君虛谷出宰
山左取名神君博山罷官安陽晉志金石一書亦屬別
行馮君繼起編纂郡志後先同揆卓犖一時武君喆嗣
世其家學馮君伯氏有聞必先斯景伯昆季可云競爽
明誠再傳難與并論者已喜孫少承家訓畢力古文東
明之尊陳逆之簠駭陽片石華山遺拓陳列几案心摹
手追壯歲北上舟次宿遷三代彝器一炬而空因之束
書高閣不復孰何猶憶丁卯之歲曾葺廣陵圖經邗江
金石埶畫以傳後之來者編輯方志未墨於板選樓藏
本化為煙雲越三十四年喜孫替漕臨清獲觀斯志以
視圖經今昔同感或存或佚傳與不傳孰為為之爰序
簡端以示奕世閱通博雅來眎斯文

道光二十年五月八日戶部員外郎甘泉汪喜孫孟慈
撰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
刻江以南得一已為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
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
萬峰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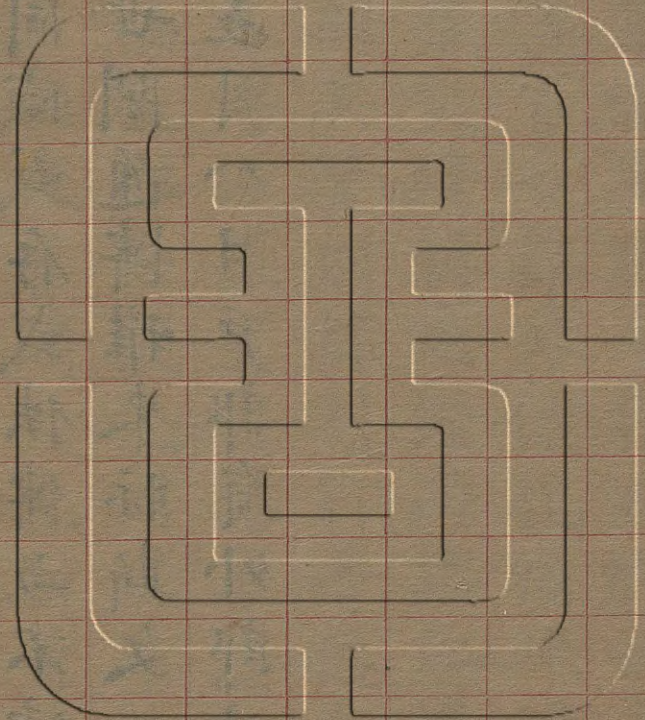
命視學山左首渴

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渚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
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矍相圃次登

岱觀唐摩崖碑得涎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

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
婦而始有勅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



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闕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為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閱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為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按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闕中中州多至三倍實為始脩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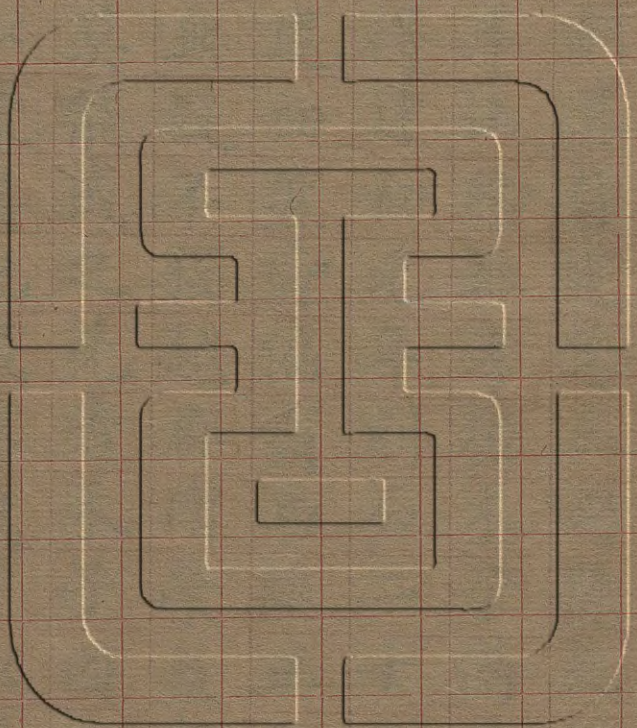
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即事考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為助兗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先鈇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彙竝錄之得

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公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鎮靈岩五峰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推脫捆載以歸雖日山左古跡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槩桂未谷馥錢塘江秬香鳳葵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授欲編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棄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尚任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為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為斷故孫淵如觀察蒞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即以入錄石之為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為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

搜羅未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
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闕略焉六十年冬草稿斯定
元復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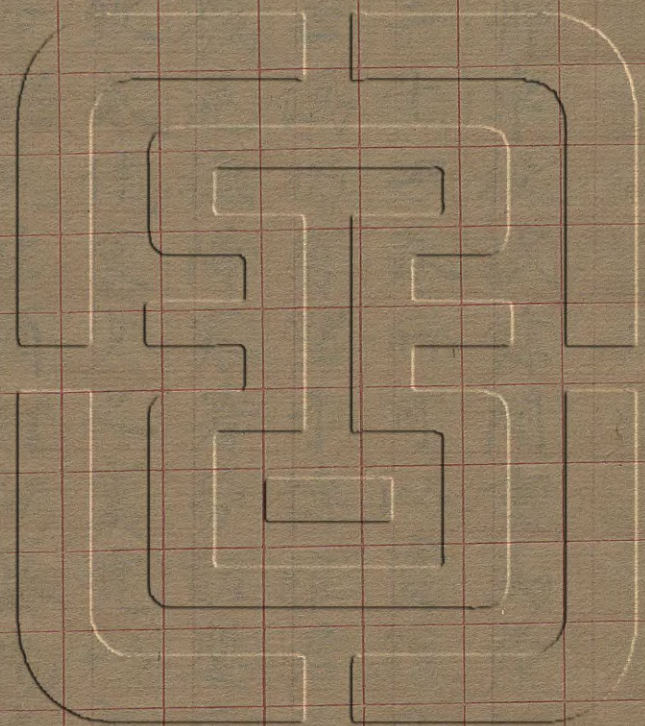
命視學兩浙舟車校試餘閒重為釐訂更屬仁和趙晉
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澄據者甚
多若夫匡謬正誨仍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
方替師轉餉戩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
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于辰
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
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為元詞館前輩与元父
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慶鎔之外舅也
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裒然成卷帙而先

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嘉慶二年冬十月儀徵
阮元序



越中金石記書後

越中石刻以秦刻石為最古其亡已久兩漢無聞惟禹
陵窆石殘字王順伯謂為漢刻兩浙金石志據太平寰
宇記云孫皓刻其背定為三國孫氏刻則順伯之言未
審也道光三年山陰杜孝廉禾子偕其兄春暉適野相
地於山厓間得建初元年刻石二十二字攷李特姚萇
李暉並紀元建初然皆偏霸西陲正朔不能及越其為
章帝時摩厓無疑不獨越郡增榮益觀即兩浙及大江
以南諸碑亦莫能或之先者禾子因作越中金石記冠
以是刻亦足以豪矣記成蔡茂才以平持以來屬為之
叙紹蘭於金石之學素未究心無以下筆爰取其書編
讀三過歎其精覈絕倫如龍瑞宮山界至記列秘書



賀知章名據盧象贈別歌叙有季八十六而道心益固
之語以證新唐書本傳傳知章卒年八十六之誤又唐
人開山題字刻云貞元己巳歲十一月九日開山據題
字謂貞元五年觀察使為皇甫政築海塘造斗門開
山卽政所題以證嘉泰志己巳作乙巳且以為題名之
誤又龍宮寺碑據嘉泰志寺梁天監二年建號龍宮院
碑亦云寺號龍宮以證雲溪友議謂李紳更刻川為龍
宮寺額之誤又進士某君墓誌謂蕭山名縣始於唐天
寶間誌叙其祖隨晉東遷不曰永興而曰蕭山嫌晉代
已有此名以為行文失檢又戚處士墓誌誤人布衣趙
玘據宋史趙玘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當生於晉
天祐十八季距中和時幾四十載明非一人以證全唐

文稱玘為澶州人之誤又崇福侯廟記據碑文稱右衛
將軍總管與越州題名記署銜合以證新唐書龐堅傳
傳授公領軍武衛之誤又據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
平李子通置越州總管子通之平在四年十一月龐公
當於是年十二月受命以證題名記元年之誤又新建
廣陵斗門記據曾子固鑑湖圖叙謂叙中所列斗門凡
六朱儲非瀕湖不計證諸嘉泰志新涇曹娥為陸亘曾
公亮置惟廣陵柯山蒿口不詳其始卽此記所傳三大
斗門又穆得臣等題名據遼史朔攷凡熙寧之世五月
廿四俱無丙申惟元年三月癸酉朔則丙申正廿四日
定為三月以證嘉慶山陰縣志作五月之誤且可見題
名在元年又孝經石刻不載書者姓名亦不詳刻時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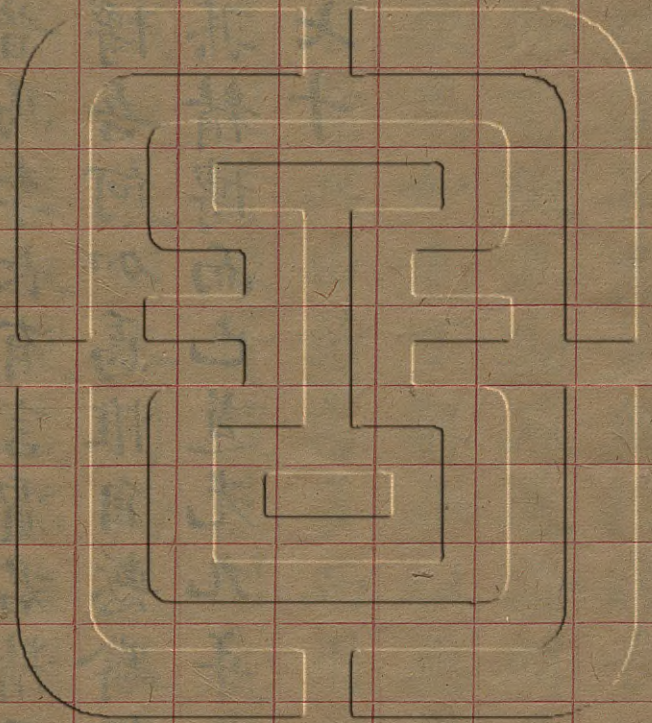
月據歐陽永叔謨知鄧州謝絳墓銘及山谷集任淵注
續會稽掇英集詩王介甫謨謝景平景回墓志辨經後
所題書付姪慥定慥為知越州謝景溫之子景初之姪
景初即謝絳之子此刻即景初所書熙寧六年所刻以
證乾隆紹興府志等書據南軒二字以為張敬夫書之
誤又紹興府修學記此碑及謨書人歲月已闕據記中
有云今帥守口口口閣畱侯攷宋時知紹興府畱姓者
二人一為畱正一為畱恭恭即正次子正以淳熙二年
四月由承議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是季罷恭以嘉定三
季六月由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五季四月與宮觀今
記云庚午之秋則淳熙二年乃乙未嘉定三年乃庚午
且記有父子相望語定主修者為畱恭其閣字上闕文
當為直寶謨三字又據寶慶續志莫子純傳偁加右文
殿修謨知江州不赴改知温州厯官與繫銜合定書碑
者為莫子純又據葉適謨子純母虞夫人墓誌偁嘉定
五季夫人從其守温州其時亦正符定修學之舉即在
五季又寶山題字據隨隱漫錄定松壑二字為宋遺民
崦縣吳大有別號又覺苑寺興造記據碑文知覺苑之
名始於治平三季證以葉道卿夢筆稿記天聖三季偁
寺為昭慶辨嘉泰志於避聖諱向下漏奪改昭慶寺治
平三季八字遂致昭慶之名不見地志又重建漢太守
劉君祠記據嘉泰志引十道志若邪谿亦名劉寵谿史
記東越傳武帝時戈船將軍出若邪知若邪為漢時往
來孔道此必寵就徵時道路所經若邪在郡東南三十

里錢清在郡西北五十里若邪父老既足跡不履郡朝
豈能涉數舍自扶奉送錢清江之名宋時始見孔延之
掇英集續漢後漢等書並無投錢表地之說以證碑文
之誤凡此諸條竊徵互勘疏通證明且於無可攷訂之
中獨能鈎元抉奧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其動甚
微其解皆中冑縈此由讀書多而用心審也它如學校
興修釋奠禮儀聖賢像贊禮器制度與夫壇廟職官科
名書院山川城垣農田水利橋梁畧界祠堂壙墓以臬
詔札旨揮記勅牒誌叙識箴銘旌門免役錢穀酒稅游
會題名竊及釋道宮觀寺院塔幢簡傳鉅細靡遺至詳
且悉若夫裛埒死難旌忠臣也道愛去思勸循吏也修
曹娥碑崇孝行也錄王貞婦詩表節烈也尤足立綱常
而扶名教此其犖犖大者至於摹會稽刻石存親輒之
舊文篆繹山遺碑翫汶乙之古灋夏禹明德其魚遠岫
嶺空尋蔡邕石經亦虎賁蓬萊姑望雖非魯岑真鼎聊
附越紐新編昔馬季長有言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
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惟自慙駢陋寡聞於此書無
能為役深服其精博而已道光九年五月朔蕭山王紹
蘭書後時年七十

天一閣碑目記

全祖望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
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
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
者康熙初黃先生大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
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
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
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
裝為軸如琴絲之難理予訂之為目一通附於其書目
之後金石之學別為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
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故宋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
哀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石耳尚登於宋志近則顧



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顛水澨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沈剝落幸而完者或為市利之徒礮其石而市之於人則好事者之收棄良不可以不亟也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樓石刻有為世間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十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自題籤精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卽欣然技癢偽作邯鄲馮輩文字以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為適與是閣鑿池之意

相合因即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蟲蝕幾十之五吾聞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妍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為記以貽之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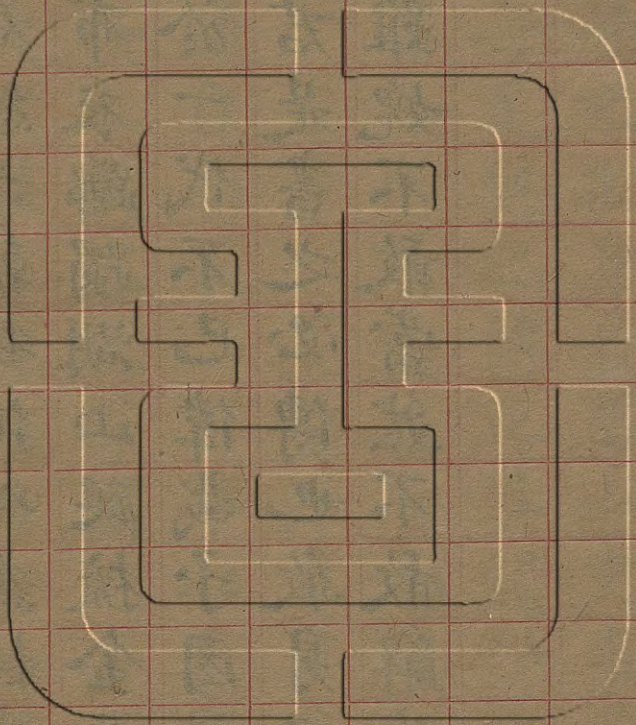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於古人之書然貧家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戶外之屨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

陵自欲為昌黎乃以我為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為竹
垞將屈公為周貧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
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舉集古錄序以
為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
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
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即婆娑其間少有所得若
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威畹之營建
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
以問敬身輒欣然肱篋旁推曲證如寘諸掌予嘗謂宋
史自南渡以後最略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
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
入深處有事於摩榻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迸
散敬身不知也日間既多俗務夜分即手鈔之十年閒
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
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間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
志燾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為柱礎之用又況其餘
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
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諧敬身曰周貧特
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
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
錄序

古林金石表跋

沈 濤

吾鄉曹氏古林金石表一冊鈔之女夫韓小亭處前有
倦圃自序云搜自境內以及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
攷曝書亭集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云古林金石表儲
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蓋竹翁不數宋金
以後故與自序之數多寡不同然此本合之宋遼金元
僅得六百餘本又竹翁跋政和年晉祠鐵人曾前字云
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拓
而裝潢之是宜必著於錄而此本無之疑傳鈔闕脫非
完書矣 國初嗜金石文字者如崑山顧氏侯官林氏
以及古林驅舫諸家其儲藏不及乾嘉間大興翁氏陽
湖孫氏仁和趙氏十之一二而余與小亭近日搜羅為



翁孫諸君所未見者又難以更僕數洵乎宇宙瑰奇之物鬱久必發抑造物者因好之愈多而愈洩其秘歟然如表中所列宋拓黃庭樂毅諸種不特余與小亭所未覩即翁孫諸君亦不能緣襲而度弄之也碑之時地表中不及盡載其載者亦多舛錯如白石神君碑在今真定之元氏縣而表云在無極縣蓋隸釋此碑與無極山碑同列俱云在元氏縣而元氏無極兩縣俱隸真定因有此誤不知今之無極縣兩漢時皆為毋極武周萬歲通天以後方改為無極而元氏縣故自有無極山彼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曝書亭集中白石神君跋亦云在無極縣殆因是表而誤歟

武功金石隅小序

吳榮光

關中漢唐以來金石刻富甲天下嘗讀趙郭二士之書及佶人中翰秋帆制府著錄搜剔所至日新月異心焉嚮之嘉慶戊寅十二月分節陝安道出武功襄亭明府以李北海書任令則神道碑惠我云從學宮廢碑中訪出者己卯夏再經是邑則復得北周鞏賓墓誌於是有所輯各碑亦就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恐亦不足以盡武功金石之勝然發幽表微之功使千百載上下之民風土俗往哲名賢皆有考焉石墨小事竊謂可資於治道也異日襄亭膺薦剡歷州郡所治愈廣所輯愈富一以

發幽表微為心將見政績之隆與墨緣俱著則必以此
一隅為權輿也夫至於發凡起例及考證論斷各條襄
亭作者當自為之固無俟余之檢校也因書此以復
杜禾子春生越中金石記敘
道光癸未冬杪杜禾子孝廉來謁出其新得漢建初買
地題記拓本數紙相質且曰此記湮苔蘚中僅見大吉
二字與錢字土人遂傳為錢武肅王微時販鹽遇官兵
跳避石壁中所題明人漫不加考據以入郡志今乃搜
剔出之余諦審真漢人文字遂為越中第一最古之石
歷代著錄所未收即嘉泰會稽志亦未之及二千年後
發此幽秘真翰墨快事也喜其搜訪之勤為題名於記
後異日復來手所著越中金石記前五卷即以此記冠
其首求序於余余惟言金石家自歐趙洪薛以後至今
日而愈多矣其一郡一邑之錄或以官或以游而要未
若生長^斯者足跡能遍考證能詳也昔趙子函石墨鐫
華一書於關中諸刻頗為詳確而郭汜園九峻之游昭
陵碑版賴以復顯者不少今禾子書雖未竟而所列府
治古刻已有一百八種行當旁及八邑日增月廣如凡
例所載錄其全文考其制度裒其題跋庶越中文獻賴
以存矣嵯峨二士吾將於禾子望之禾子與兄春暉同
同舉嘉慶丁卯鄉試出余門下伯仲藉前人業足以自
給禾子乃能屏華靡甘澹泊歲穀所入不遑他務而獨
於礪角敲火之餘物孜孜焉為古人抱殘守缺
是所難也余所集金石文已近二千種禾子此來又益

以十餘拓可見天地精華日日呈露力所未逮遺已多矣他日禾子書成余更當有所益

帖鏡自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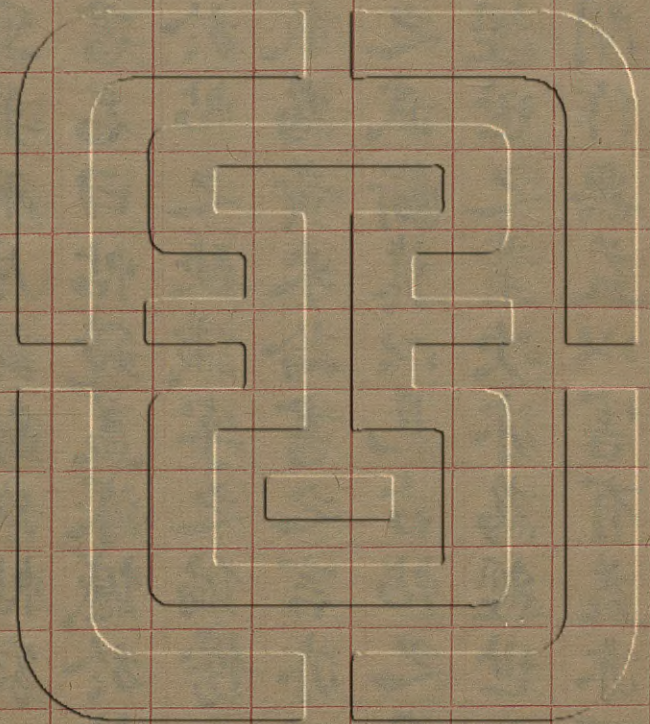
董宗伯有言絳鼎潭澧諸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非不欲識之也貴人道高望重為當代宗憚於檢校以意定為某帖某帖無人敢議其後而不顧古人之非笑也貴人能書善鑒為當代宗果於自信定為某帖某帖而人即曰某帖某帖居高而倡沿至百十年而不悟而不顧古帖之齟齬也譬如晉人之說易高談名理而不顧鄭康成之鬼擲揄而掊擊也如宋人之說詩動曰淫奔而不知鄭七子之歌相遇而偕臧也余生又後宗伯百有餘歲於前明人碑帖之考十不得見一二而自京師而之陝之閩之浙之黔之楚遇古帖之異同畧記纖末於殘編斷簡中既得觀

內府重刻淳化閣帖又得絳帖全本羣玉堂鼎帖英光堂帖諸殘本寓吳兩月訪鈔攷帖家一二歸里後閒居無事彙萃成書名曰帖鏡蓋深憾於帖賈之誑人欲以一鏡燭之故於帖之欸識字之偏傍全缺分行布白斤較量而不敢為黃米論書之言亦不敢作姜西溟何義門揚大瓢之武斷冀以見古帖之真面目云耳嗟乎人生大者為經世之業次亦為經世之言窮理之書而余以戢影餘閒作無益以害有益亦可哂矣

張芑堂金石契序

杭世駿

三代題識金多而石少三代以還金少石多金之大者
鐘鼎小者槃盂敦鬲齊子尾嫁女之犧尊甄邯殉葬之
威斗皆是也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見大學正考父鼎
銘八言凡三十一字季武子因齊人之力以銘魯功鑄
林鍾之鐘不知其言幾何又不知其字幾何禮至掖國
子而投之城外作鼎以自誇二言凡九字叔向引讒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不知鼎銘祇此八字抑不
知前後尚有辭而叔向不之引耶鄭子產刑書鑄鼎而
火作刑書一字不傳於世後世法家者亦言無有稱引
之者多寡繁簡莫得而考也此皆班班見於春秋傳者
禮祭統言衛莊公賜孔悝烝彝鼎其銘凡百十有五字



張芑堂

考工記臬氏為量嘉量之銘凡六言廿有四字攻金之
工有六而臬氏居一則量亦煎金錫以為之矣海鹽張
子芑堂得乾壽昌區拓本於吳門吳岑渚家其文曰乾
壽昌作區凡五字晏子數齊舊有四量豆區釜鍾區即
嘉量之一也夫物壽莫如金石經歷兵燹埋沒糞壤其
精氣光怪雖歷千百年後必有淹雅好奇之士涸淵破
冢出之於荒陬斷谷之中摩挲傳玩登載於歐趙呂薛
之書迄今在人耳目金石雖壽仍壽之於其人芑堂即
今之歐趙呂薛也經歷齊魯燕趙之區搜遐剔隱得古
甄異瓦奇器錢範凡三十四件手自摹搨題曰金石契
誠張氏一家之金瑾琳瑯也求余一言以徵信於天下
芑堂有至性思親詩九章歸愚沈宗伯歎以為蓼莪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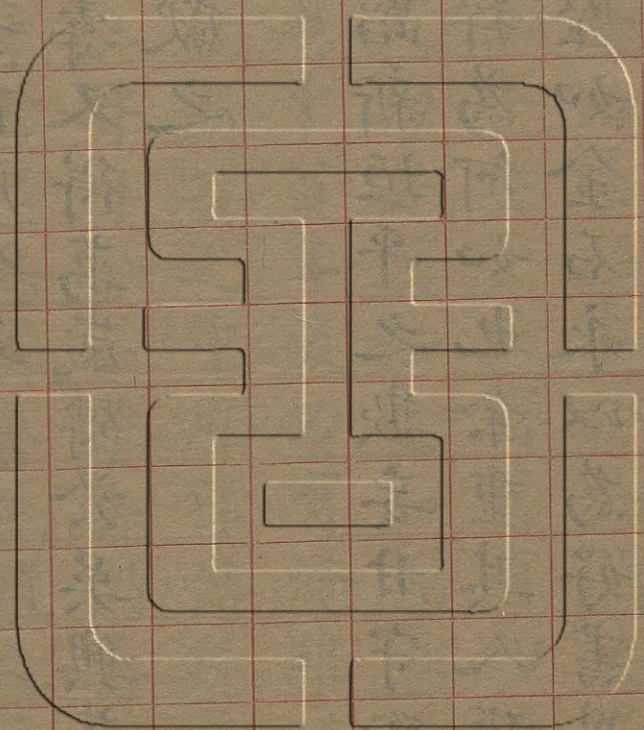
人後一人欲為序以贈而不果師龍泓丁敬既歿而猶
守其說不敢倍遠之山左弔其師門之喪敦崇古處希
風千載以上客歲得乾壽昌區適逢
今上皇帝甲子甫周今年
聖母八旬萬壽又得萬歲磚於吳興莘芹圃家神物應
運昭示天貺獻之

闕下宜蒙

褒異芑堂恐蹈新垣平之欺妄甘守衡茅默伸芹曝制
行高而宅心粹為何如也余重其人獲申未契語不云
乎執此之信堅如金石永以為好書此以弁其端并以
為贈以竟歸愚未竟之緒以志龍泓取友之端行一物
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隸篇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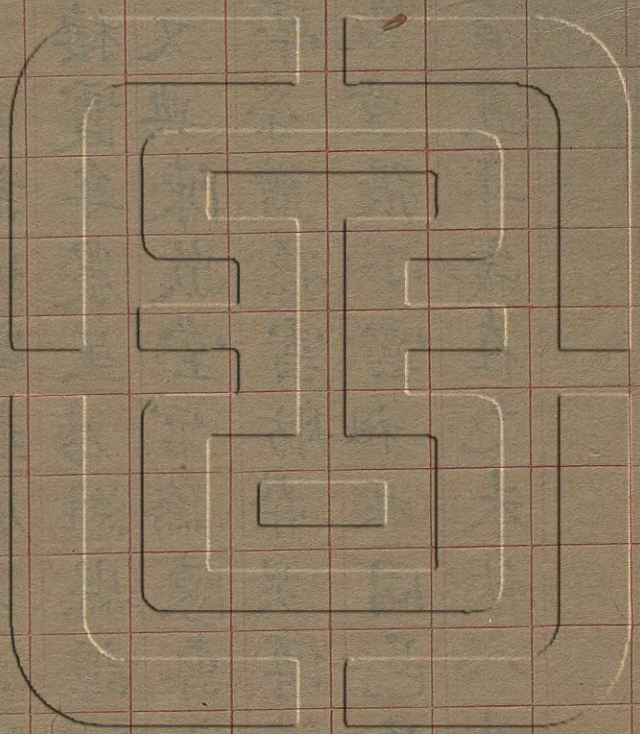
隸篇序曰自南宋以來集隸字為書者皆以韻分愚以為保氏六書庠於偏旁說文偏旁五百四十分別部居為文字根苑絲篆變隸去繁趣約非偏旁無以觀其變非分別部居無以觀其變之變隸篇所為作也洪文惠公之言曰字書行於今者篇莫加於類篇類篇之編字也頗異說文而不竄亂偏旁之舊是以篇內部居式遵乎此其有未收則文惠所謂所載隸古以石刻校之攬撫尚多脫略者今以所得比類彙入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而一艸之中芸若殊莖一木之間松柏各葉且於終卷目錄竊取顧氏隸辨偏旁之意而引伸之推本說文以篆為綱凡篆同而隸異者屬焉又副以通例以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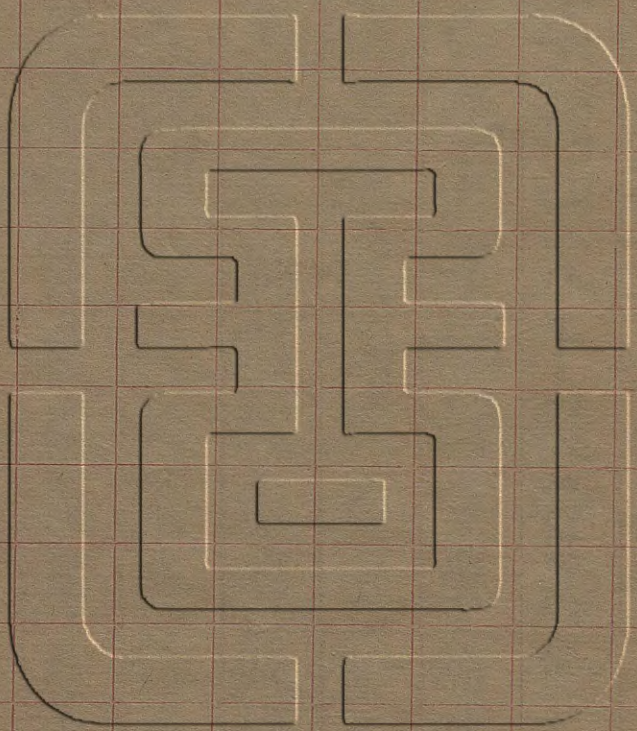
網凡隸同而篆異者屬焉經緯參互曲盡其蘊所以觀其變與變之變者於是乎在矣至於所據遺文為拓本為可信之樞本手自雙鉤豪芒必謹一點一畫疑似闕如而於諸箸錄家無所販鬻以劉氏隸韻婁氏字源以下諸書皆經傳寫重彙漸失本真沿譌襲繆心所未安爾嘗慨金石隸古流傳至今者視宋人所錄裁三之一耳間有後出不敵所亡余又伏處海濱見聞竝隘猥欲掇盈卷軸豈易為功賴諸同志不吝所藏競相餽遺積數十年得溢百種羣分類聚連綴成篇然而粗具規模尚多罅漏非有衛荆居室之節不無馮煖彈劍之思是後復徵遺佚相繼登來余以甲子餘年因此區落而廣益之乃為厚幸耳同志者謂蒙古奎榆村觀察昌錢塘吳仲雲觀察振棫石埭方友山司馬熙海昌許珊林刺史棟元和張六琴巡政祿卿漢陽葉潤臣名澧道州何子貞紹基何子毅紹業海豐吳子苾式芬日照許印林翰安邱王棻友筠諸城劉燕庭喜海李月汀璋煜蓬萊葛瀛賓元昶棲霞牟農星房濰縣譚怡堂均讚郭次虎熊飛劉薇五文典陳敬堂官僑陳壽卿介祺膠州張不羣羣雁孫貽序榮曾孫雲舫榮吳傅鐵巒膚巖柯康侯名晉孫渥田既堂張小雲祖樾同邑呂筠莊延慶諸君子也道光十有五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東萊翟云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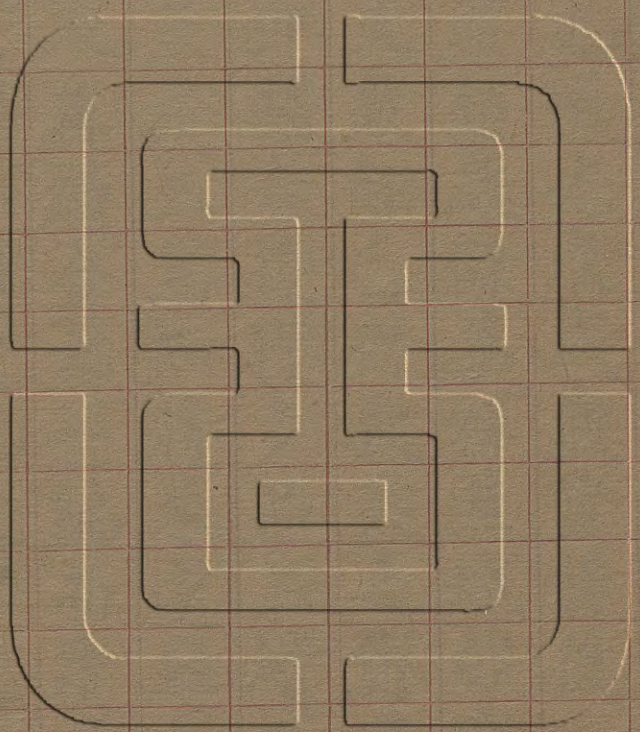
隸篇續再續序

隸篇集既成同志者復以有力之彊冥搜苦索發不宣
之祕拊已湮之蹟扶未有之奇以金石拓本鈎本詒我
者仍至且加密焉不及三年檢所得數已過前編之半
時諸君謬以前編槩棗槩固思踵事又欲繕刻之出自
一手也乃集為續編續編垂成又有所得是為再續因
邱陵以增高資釵鏤以致飾凡厥體例一如前編惟其
字在前為通在今為正而形非殊異者不更錄入凡四
閱月次第付槧夫以余之鄙陋有志竟成成至於續續
至於再質之近今諸箸錄家輒見其羸眇有所絀於是
為厚幸矣方再續之草創也通州馮集軒大令雲鵠以
書來謂畫象題字在嘉祥焦城邨寶應射陽聚者皆可



力致得之曷少須焉余應之曰衛荆今見為富有馮煖
亦不復歌且遺珠之在天壤者又奚止於此設有後至
別為三續可也道光戊戌歲重陽後一日翟云升識
再續成且付棊越歲餘嘉祥焦城邨寶應射陽聚兩畫
象果相繼至又歲餘已得旋失之鄭宏道碑亦不期而
至此外初見狎聞者復獲多品三續之作此其時矣顧
未周六稔續至於三焉知將來遂難為繼疊分畛域尋
檢滋煩今參入再續合為一編而覆棊之更有後至乃
別為三續豫為省一起訖也又字之在前為通在後為
正見於靈臺楊震園令趙君碑者續編未錄旋病其疏
樊敏碑字得自拓本者亦不容遺今竝增補集軒先生
聞之當听然曰曩者胡不少須而欲速耶甲辰夏五月
云升又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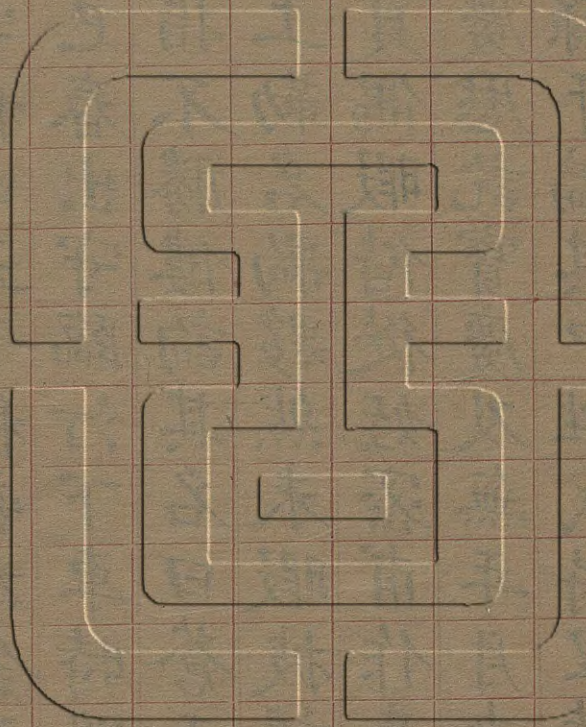




蒼玉洞題名石刻序

宋歐陽文忠公跋甘棠館題名云余於集古每得前世
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余素有嗜古癖
蒐羅金石文字積四五千種蓄為金石苑宋人題名亦
幾千種焉癸巳春出守臨汀下車時路經東郊距城里
許怪石林立指不勝俚詢其名曰蒼玉洞後有事每息
憇其下見石上勒名黜黜然未暇披榛莽剔苔蘚一讀
其文字也今夏偶暇偕從姪密甫作竟日遊訪得宋人
題詩題名始慶歷訖寶慶及無年月者共三十有七種
手拓墨本著錄于編其中姓氏爵里時日多可補正郡
志之缺訛爰縮臨成冊略注數語釐為一卷復屬海鹽
陳南叔寫圖兼注其勒名處而以霹靂巖題名一種附

於後亦猶是歐陽文忠公錄甘棠館題名之遺意耳道光十有四年歲次甲午仲夏東武劉喜海識於金沙郡齋



括蒼金石志序

憶癸巳八月在省垣將赴處州郡守任謁督學使者陳碩士先生先生謂余曰處州府學司訓李金瀾學博近著有括蒼金石志一書可備一郡典故未知付梓與否到時乞訪之旋以余疾作請假至嘉平月接篆學博來謁首詢是書學博曰現已交奇劄氏尚未能速告竣也即索其稿本閱之竊以為搜羅石刻愈古愈難兩浙素無漢晉舊刻是以節相阮芸臺先生著兩浙金石志雖有六百餘種之多於漢僅取漢磚十餘種於晉僅取晉磚二十餘種石刻竟無道光三年今湖南中丞吳荷屋先生陳臬兩浙搜出會稽跳山上漢建初元年磨崖造冢碑共二十字又碑額大吉二字是時兩浙金石志已

刻成不及採取後於補錄中收之浙之有漢刻自此始
處郡漢以後始開闢今觀是編首列晉葛稚川靈崇二
字及劉宋謝康樂石門洞二詩皆為兩浙志所未錄可
謂古矣他若唐宋元諸石刻亦日就剝落及今求之得
者半而失者亦半再閱數十百年恐更漫漶不可尋矣
然則學博是書之刻豈可緩也哉余于是促其刻竣三
月中碩士先生科試案臨處郡即以是書進庶有以慰
先生屬望之殷也是為序

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遂農胡元熙拜序
嘗攷石文字不獨可以證經典之譌補史文之缺而
都邑之興衰沿革往往志乘所不能言言之而未盡者
每於碑刻中見之所以作志必先金石也今日金石之

學盛金石之書亦疊出如關中中州兩記成於畢秋帆
尚書江右粵東兩記成於翁覃溪閣學粵西成於謝蘊
山中丞安徽成於朱竹君太史山左成於畢尚書與阮
芸臺相國兩浙亦成於阮相國推之一州一邑亦間有
之朱排山於雍州成書武授堂於偃師成書錢易軒於
嘉定成書而段襄亭為武功令訪得周鞏賓墓誌於縣
之南鄉又得唐任令則碑遂輯金石一隅錄是金石之
所關其鉅細不遺有如此哉壬辰冬余來權處州郡篆
得見李金澗學博栝蒼金石志一書蓋因芸臺相國兩
浙金石志於杭嘉湖宣紹五府搜羅較詳而處州山僻
地遠僅收二十八種未免有所遺漏爰窮二年之力廣
為採輯於二十八種外又得百餘種裒然成書余備覽

之作而歎曰是編與郡志相表裏能補郡志之所未備處郡於雍正癸丑修志迄今已百有一年未有續修之舉其藝文中所收碑版文有不全不備之憾如不錄宋乾道五年范公成大通濟堰規條碑則一郡之良法美意可垂諸百世者亡矣不錄紹定五年葉公武子奏免浮財物力碑則良吏興利革弊之苦心沒矣他若磨崖諸刻雖無關係顧四牡之往來嘉賓之宴飲揮毫飛藻撫景舒懷亦足見時和政清之樂志俱缺略學博能一一詳載之而謔者正疑者釋徵文考獻不遺餘力則是以編誠為一郡不可缺之書非一人一家之私書也是以督學陳碩士先生一見其書即語余曰苦心孤誼當有以表之今將付剞劂氏學博請余一言以題其端余固

樂觀其成以為他日作志之先聲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序
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仲夏文登吳方文拜撰
顯晦之際難言哉荒煙蔓草斷井頽垣中往往有昔賢哲遺跡手澤存焉世人罔知寶貴村豎牧童摧殘而棄置之衆矣一有好古者出窮搜遠紹筆諸簡編傳之奕世有識者為之一快金澗學博余同年友嗜奇好古曾刊金石學錄為芸臺相國契賞嗣以秉鐸來枯枯山川甲兩浙名山古剎石刻林立雖吉金甚少而一二鐘虡亦足見唐宋以來舊物顧以世乏有心人弗問也金澗慨然興復古思又得芝庭雲舫佐其事裏糧攝屐繼險尋幽得百餘種名曰枯蒼金石志屬予序予謏陋鮮鑒

別識於金石家未窺堂奧簿書鞅掌塵俗憧憧每以未
得考訂為守土歉今得良學博收羅物色顯微闡幽閱
此編者覺陸離璀璨括十邑之精華如在眉睫間金鏤
石泐此編長存洵不朽盛事哉而吾獨歎枯蒼之為金
若石者沈埋數千載茲何幸得吾金瀾而為之志以傳
也豈顯晦果有數存耶噫時昭陽大荒落立夏後十日
年愚弟張祖基拜序

枯蒼金石志跋

曩麗水學司諭屠蕪渚先生與處州學司訓溫一齋先
生皆嗜金石搜尋碑記及磨崖拓本不少意欲有所撰
述孰知一齋先生遽歸道山蕪渚先生此興亦旋阻終
不能成書忠昔追隨其後故於南明三巖石門三處磨
崖存有拓本庚寅冬歸自廣陵適李金瀾先生司訓枯
蒼得以請謁其嗜金石不減屠溫二公即將所存磨崖
相示先生見而喜之考獻徵文輒不釋手復約家芸舫
三人同志再拓南明三巖石門所未盡者并各處搜羅
命工托友窮一年之力共得若干種成枯蒼金石志一
十二卷惜乎蕪渚先生歸田後不三年即棄世未見是
書之成可不慨歟因併識於此皆道光壬辰仲冬月麗

水王尚忠跋

右枯蒼金石志如千卷吾師李金瀾先生所著也師本
禾中名宿工詩古文辭推重於時尤明金石之學嘉慶
中今相國雲臺阮公視學浙江師以諸生受知特深後
巡撫浙江招致詰經精舍肄業最後所著金石學錄成
又為之序而行于世其為相國所器重如此及來司訓
枯蒼也見處州郡志體例舛錯麗水又無專志山川之
扼塞人物之繁彙與夫政治古蹟及過客往來題詠之
跡尚可見之金石文字然往往銷蝕磨滅而日就湮沒
其已見於相國所著兩浙金石志者一二鴻篇鉅製在
人耳目而外此之墜文殘刻所舉或不全異日儻纂修
郡邑志欲訪求遺蹟將何以資考證乎夫金石文字與

志書相表裏實與史書相證明者也表微闡幽補闕正

誤莫切於此而辭章之雅書法之妙猶後焉師在枯慨

然有志於修志而特懼金石散亡人莫之收拾焉因與

都人士謀所以成是書而我邑王芝庭雲舫二學丈夙

有同心芝庭先以石門磨崖十數種贈之雲舫亦以所

著枯蒼聞見錄數卷相質遂與同遊各邑所至窮崖絕

谷破冢荒祠一一搜討撮錄殆遍於是剔奧抉奇凡志

乘史書所錯舉挂漏者正之補之不遺餘力每篇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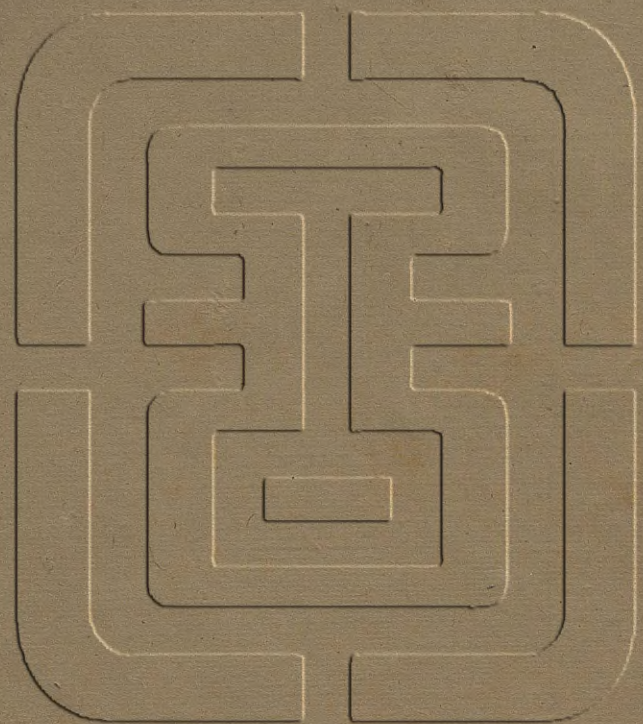
題跋上自晉宋下迄宋元千餘年間奇蹟軼事光怪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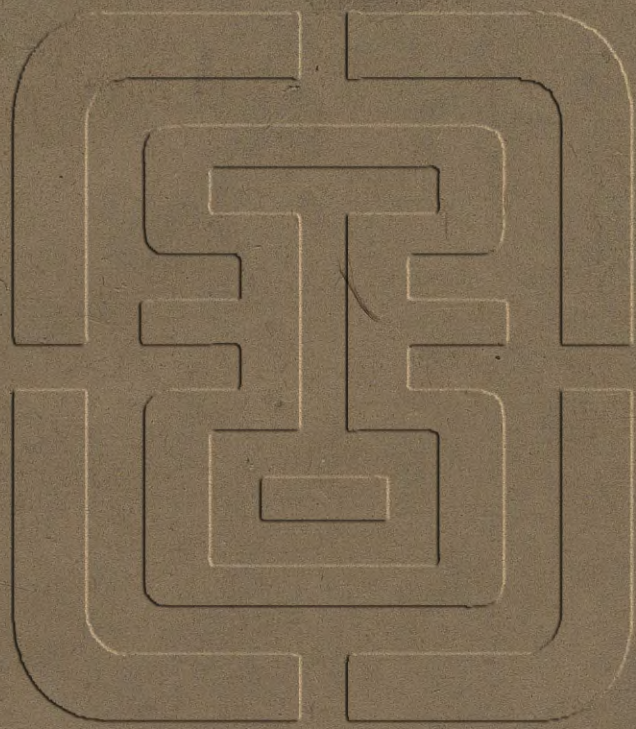
離散棄於山巔水涯者無不畢具書既成為別具目錄

次第共十二卷名曰枯蒼金石志以之備一郡之典故

而留為後人修志之底本洵為考古者不可缺之書嗚

呼吾鄉亦何幸而得此著錄耶是編抄甫就適督學陳
公按臨枯郡今太守胡公莅任一見深許之皆厚贈刻
資命速付梓師以校字頗煩命鎔勘對鎔謏不獲步
趨芝庭雲舫二丈後歷覽山川之勝猶憶客歲暮秋師
以縉雲仙都磨崖未搨約鎔偕往鎔以冗絆不果行心
甚悔恨之今得廁名校讐之列而日聞其緒論也何樂
如之刻竣遂題數語於末以誌歲月云甲午仲春受業
譚學鎔謹跋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